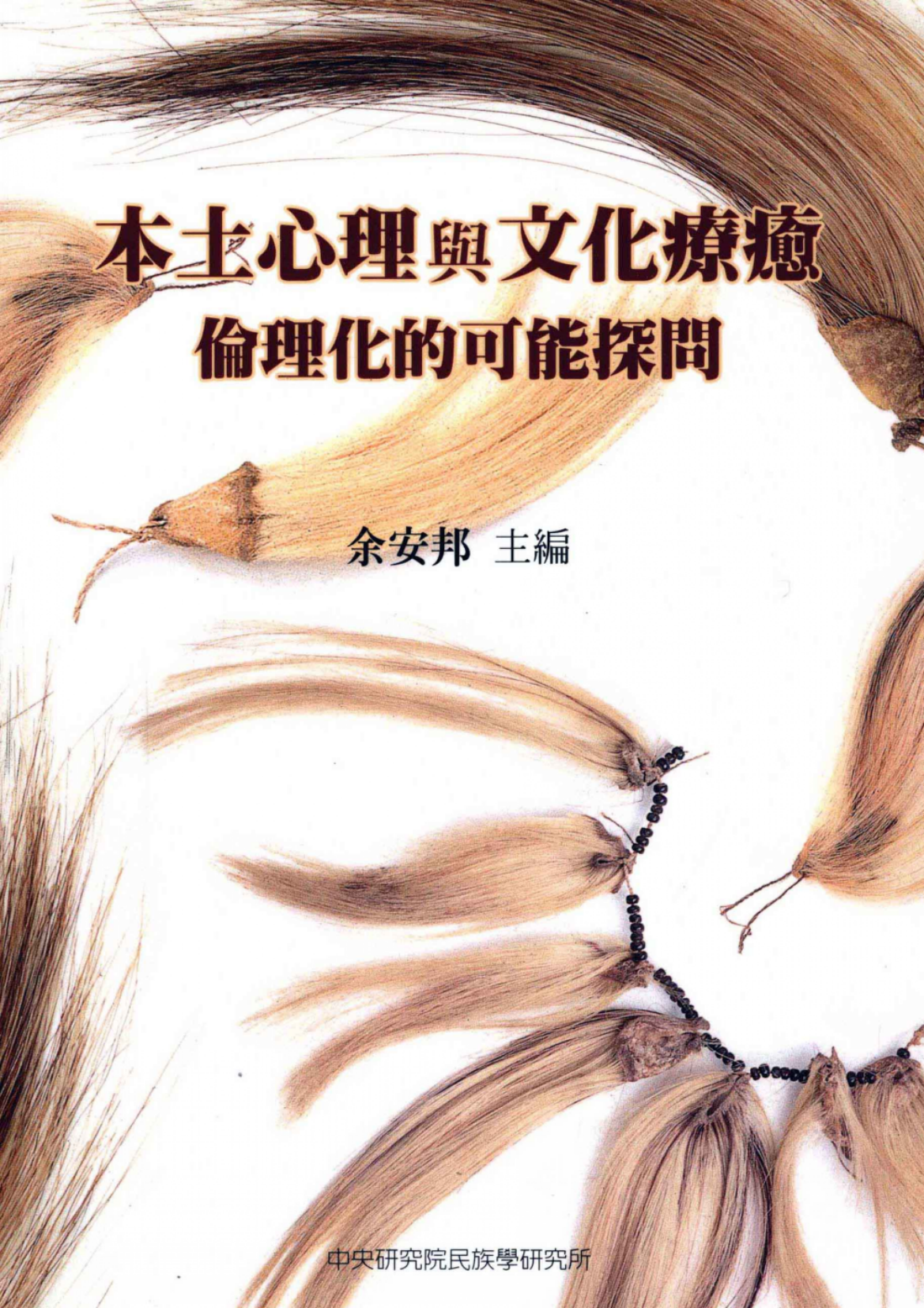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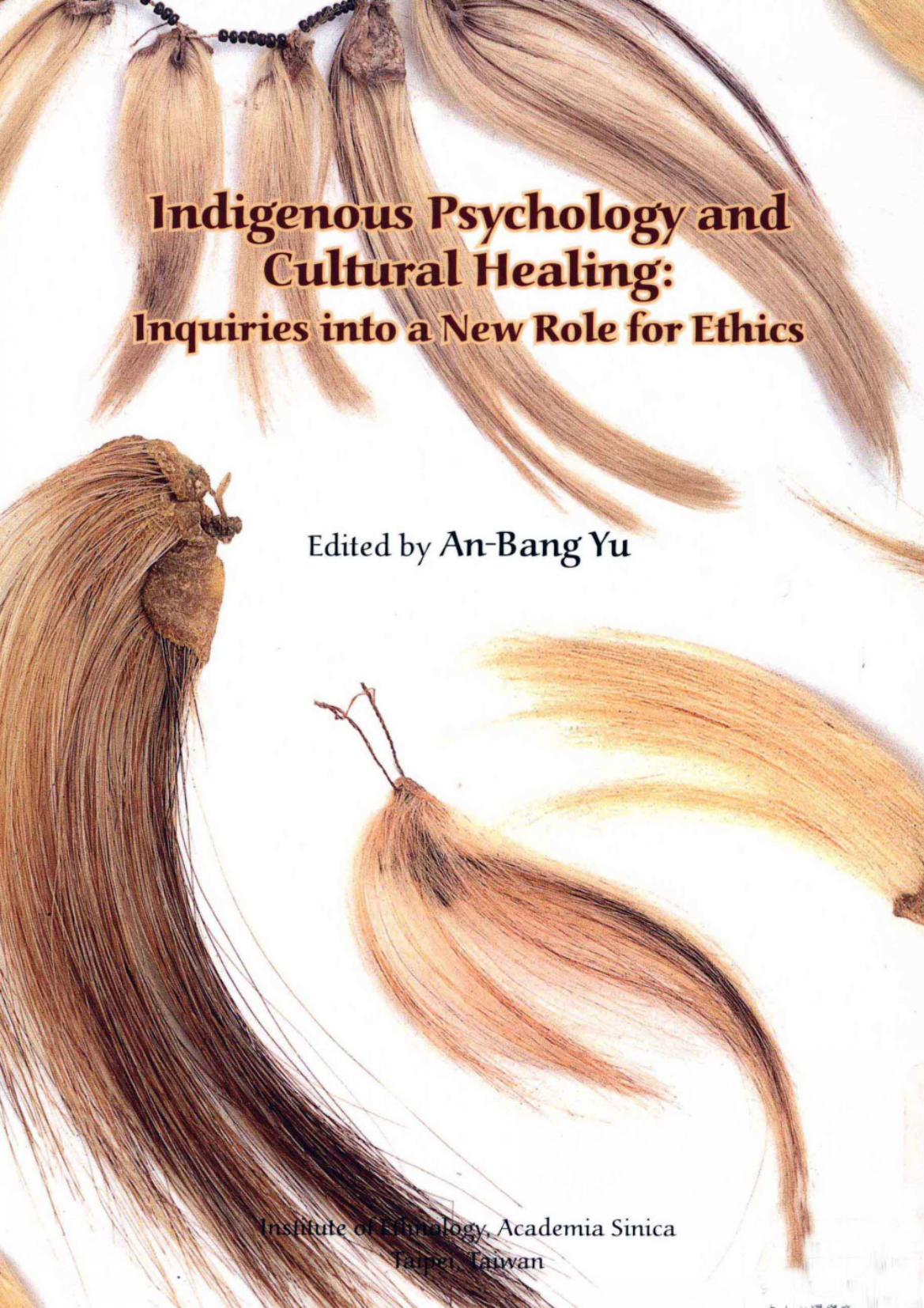


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

倫理化的可能探問

余安邦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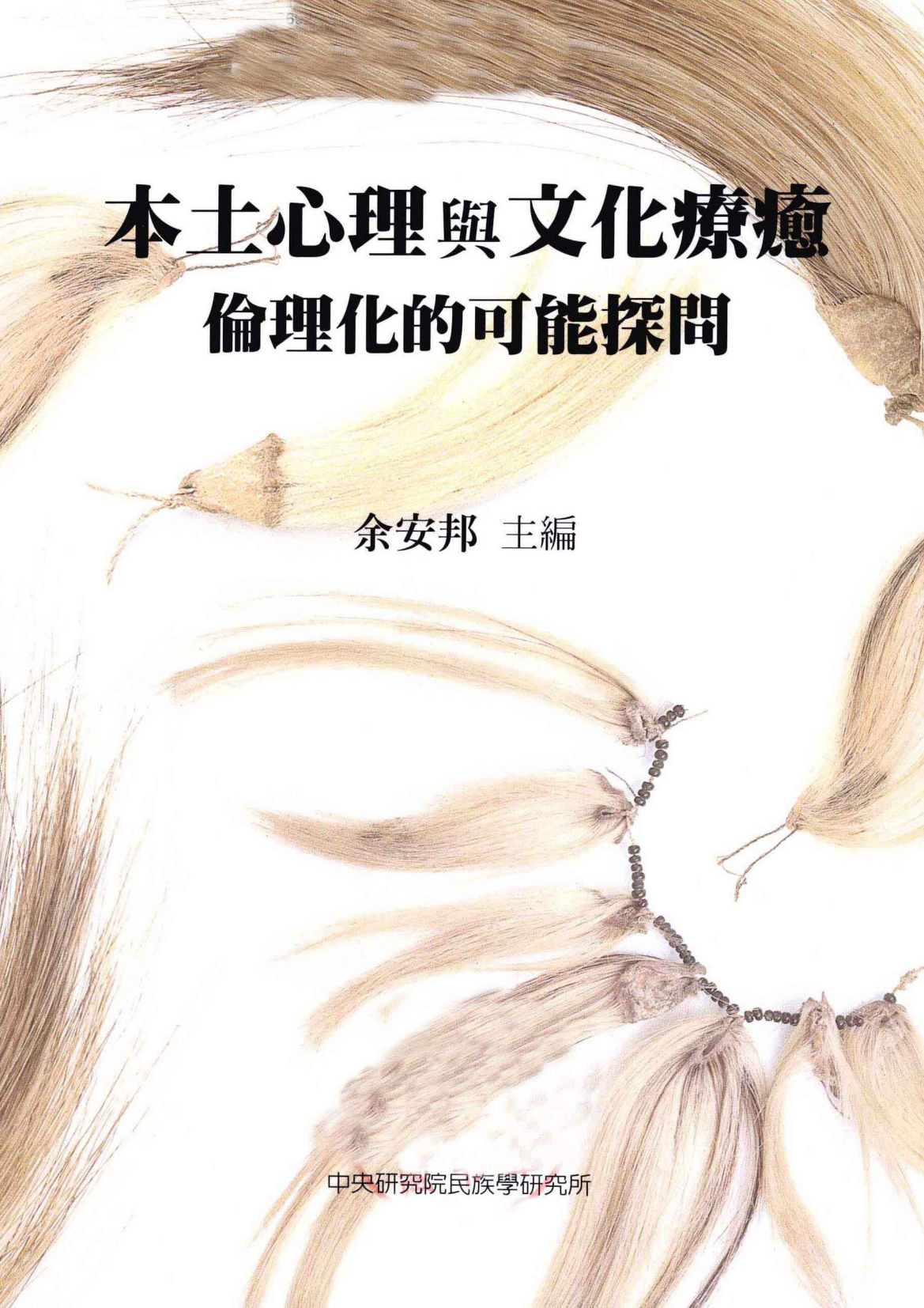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Indigenous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Healing: Inquiries into a New Role for Ethics

Edited by **An-Bang Yu**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 倫理化的可能探問

余安邦 主編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倫理化的可能探問 /
余安邦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中研院民
族所，民 97.12
面；公分
含索引

ISBN 978-986-01-6494-7(精裝). -- ISBN
978-986-01-6495-4(平裝)

1. 社會心理學 2. 倫理學 3. 心理治療 4.
文集

541.707

97023213

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 ——倫理化的可能探問

主 編：余 安 邦

編 輯：何 嫻 儀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電話：(02)2652-3300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227-8766

定 價：新台幣 600 元(精裝)

新台幣 550 元(平裝)

初 版：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

GPN 1009703524 (精裝) ISBN 978-986-01-6494-7 (精裝)

GPN 1009703523 (平裝) ISBN 978-986-01-6495-4 (平裝)

獻給

楊國樞教授

感謝他對我學術生命的

陶養與教誨



屏東縣泰武鄉排灣族 珠串頸飾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 收藏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一



倫理療癒—— 爲現代心靈柔適求一解

「倫理」的意涵甚多，對華人文化來說，最凸顯的意涵是儒家倫理，但是，從後現代倫理的發展來看，儒家倫理只是人際之間在特定時空下的文化產物，一旦集體集權的制度緩緩消退，個人主義成了日常的生活形態，倫理的意涵就必須轉爲情境倫理，而倫理的真髓即在「不忍之心」的感動。

然而，我們還有更深刻的理由。在本書的作者們多次的討論後，我們逐漸發現一種存有的情態，直指人類身心靈的泰然狀態，那就是「手工時間」。在哲學討論裡，時間性的「此在」是人生在世的當下時刻，由於受到現代化的生產方式的改變，使得「此在」失去其真摯性，且其過度爲事物所役而改變了身心的泰然。而「手工時間」指的是人以其身心的真實技藝爲自己成就獨異的生活美學，而不是攀附在人造的媒介裡生活。這身心真實技藝的作用場，即是倫理的手藝。

但這並非老掉牙的主張。我們透過哲學的思考，嘗試將那些日常最平凡無奇的東西顯示其深刻的內涵。舉例來說，心理諮商這門專業是一種用以抒解人們心理困擾的技藝，但是自從有心理諮商專業以來，最成功的心理諮商卻迄今尚沒有任何規則可資依循，那就是艾瑞克森

(Milton H. Erickson)的心理治療。艾氏是徹頭徹尾的人際專家，他懂得的人情入木三分，與那些已成學派的「認知行為治療」、或「精神分析治療」等洋洋灑灑的理論相較，不但毫無理論可言，也沒有治療技巧，可是他卻能神奇地將個案在不知不覺之間朝向改變的方向。仔細閱讀艾氏的個案討論與紀錄，可以發現他深諳的不是人的病，而是人的情，而且他絕不將這些「人情」化約成理論的「情緒」。「人情」是人活在世界的真實，而非被客體化的「情緒」。例如，沮喪一定跟隨著某種心痛的真實，而非心病；恐懼一定涉及具體的事件想像，而非病態的誇大。從人情裡透徹地體認，也從人情裡移開這些心理的癥結。這些操作正是本書所強調的「倫理的手藝」。

所謂「手藝」，指的是人必須在自然所賦予的素材的前提之下，順著素材的性質所產生的「人工作為」，因此，「人工作為」不能無中生有，也不能恣意設計，猶如木匠順著原木造作，或金石匠順著晶石磨作。這與現代社會將木頭碾碎成薺粉，再以模子將之合成人工木頭，完全不同。就生命底蘊來說，生命殘缺本來就有其基因宿命，個人會遭遇何種際遇，也不是可以預料的，但人求其自身朝向泰然情態，自然需依照其自身條件逐步發展，以此一個體「獨異之性」為始，迎向人際之間的開放大海，於是，現代個體與世界的關係就如此無邊無際地自行走下去，所有的完成都在此生命的琢磨。

現代個體的倫理淬鍊是多元交接的，已經不是傳統倫理所規定出來的「角色倫理」，亦非職場的「工作倫理」，而是「自我的工夫」或「自我的技藝」。福柯（傅柯，Michel Foucault）¹在《主體解釋學》首開其端，使我們警覺到許多現代專業在其發展技術之餘，不斷遮蔽「自我淬鍊」的基本人性，甚至以技術驅逐根本的自我倫理，尤其是照顧人的專業，例如護理、醫療、社工、或心理治療等領域。

¹ 福柯·米歇爾著，余碧平譯，《主體解釋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005。

要從這技術性的遮蔽掙脫出來，必須擺脫許多「理性的桎梏」。例如，黃冠閔在〈音詩水想——倫理意象之一環〉²指出，無論是巴修拉（Gaston Bachelard）或是楊可烈維契（Vladimir Jankelevitch）都已注意到：「倫理想像中自然意象的特殊性，思考有關想像與實踐主體的內在關連。」他們也發現：透過「人對大自然的構思可以闡發出主體的神韻與韻律，而此種韻律連結著宇宙與人的根本關連。」在這裡，倫理的手藝是「詩意的隨想」，人將其綿綿之思內在地潛入音樂的水感或韻律，轉動其生命底蘊的「渾然天成」，成其參贊天地化育之功。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倫理的自我淬鍊本身即是生命的藝術過程。鍾明德採用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的「藝乘」概念，³指出人朝向泰然的過程必須有運轉之具（乘），而此運轉之具又須依著個人的宿緣與意外，人的主體在其中宛若藝術家，他必須在宿緣與機緣的交會裡保持一種觀看，發展某種凝視，促發某種行動，並在不可知的因素裡朝向無法知悉的旅途。

生命過程即是以藝術之具的運轉為全部的內容，而本書即是以不同形式的主體為論述，探索性地為現代桎梏的心靈求解，並以之就教於同好。

余德慧

謹序於
慈濟大學 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2008.11.18

² 黃冠閔著，〈音詩水想——倫理意象之一環〉。《藝術評論》16:101-124，2006。

³ 鍾明德著，《從貧窮劇場到藝乘：薪傳葛羅托斯基》。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07。

序二

紀錄時間的過渡， 或者， 傷口不在場的誘惑



(一) 七月，花蓮有雨

我可以說我對這個世界澈底的懂得，而且你也會明白——我們每一個人心中都有瘟疫；沒有誰，在這地球上沒有誰能夠免掉。同時我也曉得：我們必須不斷地注意自己，否則就會在疏忽之間對別人臉上呼吸，而將瘟疫緊附在他們身上。惟有微生物才是純乎自然的。其他一切——健康、正直、純潔（如果你喜歡的話）——都是人類意志中的，以及一種必須永不動搖的警覺性中的產物。¹

——卡繆·阿爾貝（Albert Camus, 1913-1960）

我們經歷的歲月殺害了我們心中的某種東西，而這樣的東西正是人類固有對自己的信心；相信只要他（人）對另一個人用共通的人性語言訴說，他永遠會得到人性的迴響……。²

¹ 卡繆·阿爾貝著，周行之譯，《瘟疫》（*The Plague*），頁 249。臺北：志文出版社，1995。

² 本段文字可能出自卡繆·阿爾貝某小說中，目前仍未查出確實出處，尚祈讀者見諒。

七月，清晨，花蓮有雨。

余德慧師兄開車送我往火車站奔馳而去。

他的視力多年來已經糟糕到不行了，可是開起車來還是挺勇猛地。途中，我細聲的問他：「接下來，該怎麼走！」

「臺灣社會，尤其是心理學學術社群，多半無法理解（或者拒絕理解）我們所說的、所做的，雖然我們幾無奧援，但仍須繼續努力，將研究做好，把話講清楚、說明白。此外，我們已無退路，別無選擇。」

師兄有氣無力地說著。他的元氣似乎愈來愈微弱了。

夏季，花蓮的雨，總是不疾不徐地，有如海岸山脈和煦的風。遠山處，水泥廠的煙囪繼續吐著白煙。太魯閣入口前道路兩旁的鳳凰花，還盛開著吧！越過美崙山，車站，已近在眼前。

支撐師兄生命的能量究竟來自何處？我十分好奇與迷惘。

「荒謬感由意識而生，荒謬的理論無論如何要先保持意識。……對世界的反抗是沒有希望的，但是，沒有希望並不代表絕望。」這是卡繆的一段名言。³

書、作品、原初的體驗，總在我的腦海中翻滾。作品，究竟是通往靈感之路，還是荒原。

無論如何，這本論文集終於完成了，但更多的未完成，早就擺在眼前。原來，後半場的生命永遠是進行中的未完成式，猶如，不斷往黑夜前進中的黑夜，看不到盡頭，也望不著邊境。

卡繆也曾經如此說到：「生活就是活用荒謬，凝視荒謬。捨棄意識上的反抗，就是逃避問題。……碰到荒謬之牆，意識必須找尋新的出口，盼望在另一世界中安息，此即宗教信仰。」⁴

³ 引自網路資源 <http://www.fg.tp.edu.tw/~nancy/existentialism/camus.htm>, 2008年11月22日。

⁴ 同上引。

一路走來，倘要紀錄時間的過渡，與其仰望知識的加持，不如凝視荒涼的世界。

（二）我的傷口先於我存在

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說實話。然而，已經不可能這樣做，我已經錯過了真相。經由察覺歷程，已無實話可言；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在說謊話……。⁵

—— Jacques, Lacan (1901-1981)

你知道，我們這樣呆著，對我來說就好比一場夢，好比一場深不可測的夢，因為要使夢境達到這般地步，非睡得很沉不可……我的意思是說，這是一場十分熟悉的夢，任何時候都孜孜以求的、既漫長又永恆的夢。不錯，像現在這樣坐在你的身邊，這就是永恆……。⁶

——保爾·利科 (Paul Ricoeur)

第一次，我夢見海洋的傷口。一道道深淵，斷裂、分離。

我們分離只是為了更親密地同一切事物，同我們自己生活在一種更為神聖的平靜中……。⁷

——莫里斯·布朗肖 (Maurice Blanchot)

⁵ Lacan, J.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四個心理分析基本概念》).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⁶ 保爾·利科著，王文融譯，《虛構敘事中時間的塑形：時間與敘事》卷二 (*La configuration du temps dans le récit de fiction: Temps et récit Tome II*)，頁227。北京：三聯書店，2003。

⁷ 莫里斯·布朗肖著，顧嘉琛譯，《文學空間》 (*L'espace littéraire*)，頁278。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但，我的傷口先於我存在。

林耀盛學弟這句名言，在來到瑞芳鼻頭漁村之後我才恍然大悟。

我與鼻頭角的因緣，其實已經記不得了；每回造訪鼻頭角，我總有回家的感覺。而回家的感覺，實來自太平洋鹹腥海風的味道、永不停歇的慵懶的浪潮聲，以及村落耆老王金火先生的傳奇。不過，他的傳奇或許早就被村裡的人遺忘了。

一切，豈非斷然的回歸！而不在場的在場，才是最大的在場。

諸神，他們並非全能。人，觸及到了深淵。回歸便隨人一起完成。⁸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這是 2003 年春天的事了，臺灣野百合正使勁地奔放在鼻頭角一片山巒草原之上。

那晚，我寫下了如下的詩篇。

◎永不凋謝的野百合（2003 年，春）

（1）

第一次遇見妳……

碧綠如茵的草原是妳最美麗的

溫床，

千年沉積岩是妳最貼心的護衛，

英猛大冠鷲是妳最忠誠的斥候。

守著陽光，護著雨露；

陪著秋月，伴著星辰；

日日夜夜，

我依然在等待，

妳關切的眼神；

歲歲年年，

我仍舊在企盼，

妳遙遠的呼喚。

太平洋的波浪晝夜拍打著棋盤般
的豆腐岩，

⁸ 同上引，頁 286。

螃蟹石的腹胸早已沒入無言的
山丘，
孤挺花豔麗高傲的身影日漸
黯淡，
消逝恍如天邊的寒星。

(2)

第一次遇見妳……
月桃花讓人憶起五月節家鄉街坊
飄來的粽香，
林投樹使我猛然想起林投姐究竟
跑到何處躲藏？
蔥蘭不像山腳下外婆栽種的
青蔥，
偷挽蔥的女孩是否已找到了
歸宿？

團團如銀河繁星般橙黃的
石板菜，
點綴巨石有如媽祖寬容的慈悲，
保佑這裡的子民自在安詳的
活著。

當年遠來的高僧早已不知去向，
八頭海龜依舊悠游於苦難蒼生
之間；
遙遠的北極星始終堅守崗位，
專注地映照每一波的浪潮。

倒地蜈蚣湛藍如戀人深邃的
眼珠，
故鄉的牽牛花竟然無法相比；
醉了的，是我，
自從……

望月坡已非兒時嬉戲的蕃薯田，
人們在此眺望著未來，
卻總是遺忘了過去，
更看不見自己。

猶如尊尊使者參禪入定，
咕咚石盤踞山頭守護著祖靈；
似黑夜的海上盞盞白色燈火，
妳以高貴而優雅的姿態，
躺在百合谷溫暖的懷抱。

即便百年燈塔隨侍在側，
寂寞嗎？
今晚，
我不禁想問妳：
是否需要我溫柔的陪伴。

沒有妳的島嶼，
不配稱為福爾摩莎；
沒有妳的鼻頭角，
怎能叫做勇敢的鬥士。

(3)

第一次遇見妳……

第一次遇見妳……

妳的貞潔是我白色的春夢，

永不凋謝的野百合……

妳的香味是我永遠的鄉愁。

這詩歌話語撤退的時刻，我彷彿再次墜入深淵。

我卻自夢中顫悚地驚醒！

或許，我真正的想望，是流亡，自我放逐。

(三) 過不去的過去，或者，持續存在著的過去……

這種話語不屬於白天也不屬於黑夜，而總是在晝夜之間說出來，而且只要有一次說出真實，便讓真實不被表達。⁹

——莫里斯·布朗肖 (Maurice Blanchot)

馬爾巴(Marpa)因兒子被殺害而傷慟無比。一名弟子說：「您常告訴我們，一切皆是幻象，令郎之死豈不也是一種幻象？」馬爾巴答道：「你說的沒錯，但我兒子的死是一種超幻象。」¹⁰

——西藏之道的實踐 (Pratique de la voie tibétaine)

生命裡總也有

舒伯特都會無聲以對的時候。¹¹

—— Henry James (1843-1916)

⁹ 同上引，頁 286。

¹⁰ 羅蘭·巴特著，許綺玲譯，《明室——攝影札記》(*La Chambre Claire: Note sur la photographie*)，封底文字。臺北：臺灣攝影工作室，1995。

¹¹ Henry Jame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1881]。中文版可參考亨利·詹姆斯著，秦懷祖譯，《一位女士的畫像》，再版。臺北：志文出版社，1996。

死亡，破碎之夢的收藏者；沉默—喧嚷／連續—斷裂；在時間與時間的夾縫中，我挑戰邊界；而人與人的邊界在那兒？生者與死者的邊界在那兒？我與父親的邊界又在那兒？在生者與死者的裂隙中，「存在」就在那兒；而我，又在那裡？我的歸宿，又在何方？明界？暗界？陰界？陽界？之間？死亡，鄉愁……

2004 年，端午節隔日清晨。

父親走了，靜靜地走了。沒有留下一句話。

我開始真正地（且必須認真地）面對死亡。我應該武裝起來，否則恐將被死神的呼喚所誘惑。不可見的死亡的內在深處，是什麼？我向死亡的空間探索。

或許，我必須通過死亡來強行介入到不可見的世界中去。但我的意志竟然如此薄弱。

我害怕。我能死嗎？我游移不定……

但是，人乃生活在，實在的、具體的、可以體驗到的現在，一種「活生生的現在」（le présent vivant）。¹²……「所謂的活生生的現在，就建立在習慣之上。這裡的習慣不只是我們在感官運動上所具有習慣，反而首先是指：『我們所是的各種原初習慣，亦即，以有機生命的方式來構造出我們的無數的被動綜合。』」¹³

任何一種存在之理解都必須以時間為其視野。即便如此，

「過去」往者已矣、屬於「事實性」，「當下」及「未來」仍然是（操）在個體自身的手裡。人類固然是由許多既定的事實所構成，但是人類（卻也）不斷超越這些既定的事實性。亦即：人在新的

¹² 張國賢著，〈失序的時間——德勒茲的時間思想〉，頁 3-4。發表於「時間——當代歐陸哲學會議」之論文。嘉義：南華大學哲學系，11 月 21-22 日，2008。

¹³ 同上引，頁 5。有關「被動綜合」之意涵與細論，參見張文。（本段引文中，斜體之文字為張文所強調，特此說明）

行動及抉擇的過程來賦予自身生命新的意義。正因為人是自由的，因此必須為自身存在負完全的責任。¹⁴

——孫雲平

可見，對於「存在」之任何的領悟，時間彷彿是那條撐起「存在之意義」的可能的地平線。

接著，且讓我們從不可溝通談起。

死亡，是否具備某種不可溝通性。正是這不可溝通，使得從死亡切入「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獲得某種朝向的動能。於是，本論文集作者間的結合與相通也成為可能。

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必須直指那如同羅伯·布烈松（Robert Bresson）所說的，由攝影機如實紀錄下來的，「未加工的實在」，而非「來到精神的實在」；因為「來到精神的實在已不再是實在。我們的眼睛太過思考，太過理智」。¹⁵可是，依布烈松一路下來的見解，「未加工的實在」必須借助機器「嚴格的漠不關心」，借助影像和聲音的關係來表達，借助影像和音響之「撞擊和串連」，以達成藝術必須具有之轉化（transformation），這樣「實在」（即「未加工的實在」）才能（才會）變成真（或真實）。¹⁶

可以說，真並非來自理智的解釋和分析。真，在於「遵從人和自然，而不要求它更易觸摸」，在於「人和物的同一奧秘」，

14 孫雲平著，〈存有、意識與時間——沙特在《存有與虛無》的時間觀〉，頁 12。發表於「時間——當代歐陸哲學會議」之論文。嘉義：南華大學哲學系，11 月 21-22 日，2008。（本段引文中，括號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特此說明）

15 羅伯·布烈松著，譚家維、徐昌明譯，《電影書寫札記》（*Notes sur le cinématographe*）。臺北：美學書房，2000。

16 同上引，頁 104-109。參考譚家維、徐昌明著，〈譯後記〉。

在於「存在的怪異與謎」。¹⁷

——譚家維、徐昌明

往後，對於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無論在學術研究、田野現場或臨床實務而言，羅伯·布烈松觀看世界的態度與方式，以及直指「真」的手勢與技藝，都值得我們深思與借鏡。

（四）死亡，是一種與人溝通的努力

當我仰望夜空盡是亮晶晶的星空和銀河，第一次，第一次啊，我把我的心袒開給仁慈的宇宙，好讓它領會到宇宙，就像我自己，真的我發覺過去是快樂的，現在我還是快樂呀。¹⁸

——卡繆·阿爾貝（Albert Camus, 1913-1960）

有人說，書寫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重生，也是一種救贖。有時候，我是不太相信的。

好友鄧美玲，在夫婿不幸空難離去之後，陸陸續續地寫下了她的回憶與傷慟，以及她的療傷止痛過程。在書中的一個段落，她如此地記載著：

我曾經以為自己對他的愛純粹無瑕；然而，這個女子的現身，卻給了我嚴苛的檢驗。如果我真的像我自以為那樣深摯、那樣無私的愛他，當一個可以讓他即將枯竭的生命如獲甘泉的女子出現，我為什麼還會嫉妒、憤怒？¹⁹

——鄧美玲

¹⁷ 同上引，頁 104-105。

¹⁸ 卡繆·阿爾貝著，李淑貞編譯，《異鄉人》（*The Outsider*），頁 99。臺北：九儀出版社，1998。

¹⁹ 鄧美玲著，《遠離悲傷》，頁 66。臺北：三品國際文化公司，2000。